

## 關於反思性與主體性吊詭的一些聯想

馮朝霖 蔣興儀

已經記不得誰說的這句話：All studies is, in the end, one study, but we do not know its name! 說的人的確不一定重要，但這句話顯示的知識論洞見卻不得不令人深深敬佩！也令我聯想到唐朝禪宗六祖慧能的名偈「身非菩提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1987年 John Caputo 的詮釋學著作 *Radical Hermeneutics* 問世。他聲稱基進詮釋學追隨早期 Heidegger 的重要哲學理念—生命的艱困 (difficulty of life)，亦即是「實相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Caputo 強調人的有限性、生命的無常、謙卑，生命究竟必須面對的乃是意義問題的「無底深淵」(abyss, Abgrund)。2000年他再發表〈更基進詮釋學—論不了解我們是誰〉(*More radical hermeneutics — On not knowing who we are*)一書。西方幾百年來的詮釋學思想發展，從 Caputo 的立足點 (On not knowing who we are) 來看或許有些令人感到悲觀，但另一方面何嘗不能說：基進詮釋學洞見西方自啟蒙以來的天真知識論「妄見」—以為人類的理性將使人日漸接近真理而充分達成人類的「究竟認同」(ultimate identity)！

心理學和其他人文社會學科 (discipline) 數百年的發展，不可諱言地都帶有啟蒙天真知識論的「基因」(或原罪)，但是隨者西方文明歷史經驗教訓而浮現地所謂哲學反思 (包含懷疑、批判、重建等方式與內涵) 卻也始終未曾缺席，到了二十一世紀後半，多元化與多元主義的思維典範可以說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構成要素！但是人類獲得「究竟認同」的渴望卻也未見稍歇！尋求「一手掌握真理」的學術野心似乎也從不間斷！然而「反思」的天經地義基礎到底何在？難道「反思」作為人類理性經驗是那樣輕易的「不証自明」嗎！？它會不會只是啟蒙精神頑劣基因天真知識論的不同變裝表現？

### 反思性與主體性的吊詭

知識 (knowledge) 指的是主體掌握到他所要認識的對象；存有 (being) 指的是對象的實質存在狀態。然而，自康德 (I. Kant) 到費希特 (J. G. Fichte)，在知識和存在之間，或者說在思想和實在之間始終有一個落差，即主體所能夠認識到的究竟是不是對象本身？我是不是只因囿在自我的思想之中，而始終區隔於對象？這個落差的來源在於「主體性」和「對象性」之間的對立，黑格爾 (G. W. F. Hegel) 試圖要解決它。

黑格爾從思維自我設置其自身的「邏輯」(logic) 來說明。自我一方面是正在思考的主體，同時也是被思及的對象，若要肯定那個作為對象的自我，首先必須否定這個作為主體自我。亦即，主體走出自身，朝向另一個對象自我，再透過對象自我來回歸自身，達到一個新的自我。這個把自我給對象化 (objectify) 的過程是一個否定再重新肯定

的過程，它消融原先的對立而成就了更高的綜合，黑格爾稱之為「反思」(reflection)。由於「反思」涉及到主體思及其自身的運動過程，因此不只是理論的思辯，而是一個有生命的自我在進行實踐，這同時也使得「邏輯」突破了傳統的認識邏輯，成為「生命的邏輯」。反思是一套「辯證」(dialectics)的歷程，「辯證」原本的意思是「交談」(conversation)或「對話」(dialogue)，在此可說是「心靈與其自身的對話」(dialogue of mind with itself)。反思不是一次性的，必須不斷地向上運動形成反思循環，一旦主體自身進入反思循環時，主體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群眾、民族、歷史等全人類的統一體，最終極便是達到「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把理論自我和實踐自我給完全調合起來。

當代作家南希(J.-L. Nancy)和拉伯特(P. Lacoue-Labarthe)繼續發揮這個議題，但他們避免落入「絕對精神」的超越性，轉而回到德國觀念論最早期的系統構想，說明主體如何被生產為「系統主體」(System-Subject)。「系統」的意思是嵌合、連接、關聯、整合，「系統主體」則是指小寫主體(subject)如何進入到系統中，讓系統成為一個自我嵌合的大寫主體(Subject)。我作為一個主體，在我自己這一邊容攝(appropriate)我自己，我必須要出離我自身，把自己給表象(represent)出來成為那一邊的表象(representation)，這時，我已然經歷自身的否定或死亡，因此我不會是占有表象的主體，而是將我自身「再容攝」(re-appropriate)而為那一邊的「系統主體」。主體的本質只是有限的，而系統主體卻是透過主體的否定而將其本質生產為無限的。然而，從「反思主體」轉向到「系統主體」，南希和拉伯特重新解讀黑格爾，為的是要指出「系統主體」之運作在當代政治現實上所出現的歷史災難。即德國的納粹黨基於新人類(New Man)理念，基於歷史目的論的使命，讓死亡不斷地運作以創造出巨大且絕對的系統主體。所有人都能夠因其自身的死亡而關聯於更大的共同體，所有人在其中都已然相互纏捲起來，沒有一個例外。

回到了教授和賴教授的這篇〈回觀心理學「科學」〉，在當前心理學研究傾向於量化研究的風潮之下，兩位作者強調不同於邏輯實証論的另一種認識論典範——質性心理學研究，讓心理學的「科學」地位得以回復「人文科學」的精神，足以見得兩位作者對於人之生命的關心。質性心理學研究所重視的乃是「心理學」這門學科自身的意圖：理解人類經驗和行爲。並強調此一「理解」不能被化約而遠離人類經驗，人類經驗不等於制式的程序和空洞的數據，人類經驗不能抽離其脈絡而被隔離到實驗室中接受觀察，人類經驗不能忽略研究者自身同樣也是一個人，他不是隨時可被代換的變項操控者。「理解」的工作是要研究人，並且是人在進行研究，研究者必須是一個反思主體，以其自身作為研究工具，他就要走出自身，檢視自身的身份所帶有的意識形態，繼而擺脫掉它或修正它。這樣才能夠進一步去體驗週遭的生活世界，去涉入他人的經驗，去投注於社會，然後再帶著這些體驗回到自身當中，讓自身也受到轉化。

兩位作者在這篇論文裡很仔細地經營了「反思」的意涵，說明反思不是個人的內省，不是主觀地向內檢討自己，而是要後退一步，把自身的種種給外在化，客觀地向前呈現出來(探究我是誰、我的位置、我的立場等)。跟著此一脈絡，我們還可以繼

續追問。首先，當此一主體在反思運動當中離開自身，讓自身呈現在前的時候，又是怎樣的一個觀點在看著那個被呈現出來的自己？這樣的一個觀點需不需要也更進一步被呈現出來？如果不需要，那麼就會有一個無法被反思到的立場在這過程當中被遺漏了，成爲一個自明且專斷的觀點，使得反思運動產生缺陷。如果需要，那麼不停歇的反思運動豈不是會造成主體的無限後退？

這樣又引出第二個問題。反思之「反」究竟能夠否定到何種程度，是否總是在「意識」的層面上進行？如果反思運動始終是主體可意識的，那麼便會造成前述所說的無限後退；如果反思運動連「意識」都予以否定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碰觸到「無意識」的課題。「無意識」是反思無法思及的，它是反思的界限，當反思達到它自身的界限時，反思真正成功了，但卻弔詭地是以取消它自身來達到成功。反思處於這些難題當中，到底該如何是好？

接下去還有第三個問題。如果我們從反思主體的最激進之處來著手，則必須迎接弗洛伊德（S. Freud）和拉岡（J. Lacan）的心理分析所努力的課題。「無意識主體」具有激進的否定性質，它是主體之中使得主體徹底離心的第二個位置，這個位置僅僅是空無而沒有內容，但是它卻能夠利用此一空無來進行運作，也就是以死亡來推動生命。如此一來，無意識主體儘管顛覆了主體，卻立即連繫於之前所提到的系統主體，同時也面臨著新的難題與危機。那麼，關於主體性的論述，是否還有其他的討論方向呢？

雖然後續所延伸出來的這些問題，有些部分已超出了丁教授和賴教授此一論文所集中的範圍，不過這些問題仍然是跟隨著此一論文所提出的反思主體而被引領出來的。也就是說，兩位作者基於對研究方法之認識論的關心，將討論議題延伸到「主體形上學」（Subjektivitätsmetaphysik）的論述，不但爲我們開展了可以繼續思考「主體性」的廣大空間，並且也提點我們，「主體性」在現今的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人文科學研究之中，具有怎樣的地位。

### 「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去執」（detachment）與「尋渡」（seeking passage）——世界觀教育與世界觀心理學

「從知識論反思走向實踐，承諾關懷社會的美善」，如此自許的人文科學心理學，如何避免墮回人類中心主義與啓蒙的天真知識論，這應該是最嚴肅與基本的課題！筆者認爲如此自許心理學或許可以從德國「世界觀教育」的理路得到一些啓示！

受康德哲學強烈影響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一詞乃是德國教育學中若干具有獨特性的概念，其內涵充滿「浪漫主義」（Romantik）的色彩而很難爲其他語言適當地翻譯。至少包刮 Karl Jaspers，Theodor Litt，Marx Scheler，Wilhelm Dilthey 等等學者都曾以「世界觀」作主題發表重要著作！由於對科學知識的平淡無味（或虛無）不滿意，世界觀思想意圖賦於人生與世界一個整體的詮釋（eine Gesamtdeutung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und der Welt zu geben.)。科學知識與世界觀的不同主要在於前者旨趣在追求「知識的進步」，而世界觀則意在提供統整的生活取向以及特定生活風格的標竿(Hinweise und Richtlinien für eine bestimmte Lebensgestaltung)。所以除了提供對世界的理性解說，更明顯地包含了「規範性」內涵。(Böhm, 1982: 558)

世界觀雖然不若「意識形態」般的嚴謹，但也因具有特定「世界圖像的封閉性」(Abgeschlossenheit eines Weltbildes)及其「貫徹」意志，所以明顯地具有政治性與教育性意義。教育的定義雖然不一，但是其工作內涵卻必定涉及「引導」兒童與青少年到一個特定的世界觀——經由傳統、規範、價值與知識等所仲介的對世界的特定觀點。但是教育的正當性卻不是在使人適應與附和一個預設的世界。恰好相反，教育意義應該在於協助個人創造其自我的世界(幫助人的自我完成)，所以教育不應灌輸固著的世界觀，而視為學生開啓一切可能世界觀的窗戶，並且幫助他們能對這些世界觀具有批判的態度與抉擇的能力(Böhm, 1982: 558)。

這就正如傅柯所說「挾帶著知識與權力，每種教育系統都是維護與修正論述的政治手段」，Greene 則認為「受教育也就牽涉對既定世界的超越，而進入一個可能性的領域」(Becoming literate is also a matter of transcending the given, of entering a field of possible.) (Greene, 1995: 111)。

心理學典範如果要超越既有的窠臼，要走向所謂的美善社會關懷，或許可以參照法國哲學家 Michel Serres 的「去執」(self-detachment)構思、或是德國「非人文主義思維」(Un-humanistische Denkweisen) (Rudolf Kuehn)、或是美國當代心理學與靈修綜合大師 Almaas「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等等相近概念，作為避免重蹈人文主義路線過錯的方針！

各種中心主義、沙文主義與部落主義的偏執帶來人類無數的災難與禍害，將人類不斷推向對立與衝突，因此地球和平與尊嚴的起始點無非是「謙卑」！理性所追求的確定與認同雖然給人類文明帶來無數的成就與變，但也因為錯誤的基本信念而造成無盡的禍害與煩惱！不論是個人之間，或群體與群體間、國家與國家間，人類不斷進行的確定與認同實際運作的結果就是無盡的「納入/排除」(inclusion/exclusion)。就是無盡的「分別與計較」，使人的生活與存在造成分裂、對立、偏見、仇視、爭鬥。因此，確定與認同就是人類不斷為自己劃分界限或界分(boundaries)；Almaas 認為界分肇因於我們錯誤的信念「以為自己是個孤立的個體」！計較、忌妒、恐懼、優越感、自卑感等等皆源自於「我」的界分感。當然、各種暴力、犯罪與戰爭也脫離不了人類的各式偏執性「界分」！所以「去認同」或「不認同」(disidentification)其實就是一種真正的謙卑，唯有這種謙卑能夠還給人類「自在的本真」！而在「本真的自在」中一切衝突與災難可以自然化解！「不認同不是否定，而只是不執著與放鬆」(Almaas, 胡因夢譯 2005: 211)！

去認同的謙卑智慧在佛學上表達地最精彩的就是「般若波羅多密金剛經」(簡稱金剛經)。在全經的經文中，釋迦牟尼幾乎否定了所有人間最主要的「價值執著」—包括：佛

的得道、菩薩、莊嚴佛土（功德）、智慧（般若波羅密）、乃至世界本身、教化眾生。

佛的得道：「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莊嚴佛土（功德）：「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菩薩：「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智慧（般若波羅密）：「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若波羅密。」

世界本身：「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教化眾生：「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

依照 Almaas「去認同」解脫人類虛妄的偏執，人類就有可能重新體驗自己生命與愛之間的本質性關聯！心理學做為幫助人類尋找自我認同、自我認識、乃至生命實踐的一種文化活動，也許也可以從去認同、去執與尋渡的「反者道之動」方向張望！（2006年7月24日收件，第一作者為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第二作者為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諮商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 作者回應 •

## 撿起「為人」的責任

丁興祥 賴誠斌

首先，謝謝馮教授及蔣教授對本文的回應與反思。誠如回應文中指出，反思性與主體性之間會呈現一種「辯證」（dialectics）的歷程。這種歷程不只是一種理論的思辯，也是一種生命自我的實踐歷程。在認定、揚棄、對話、建構之間形成反思的循環。「人文科學」心理學的提出便是在「揚棄」科學心理學對此的忽視，而正視人類經驗中不可或缺的「反思性」。反思性的問題，不可避免的必然延伸到「主體性」的問題。如此我們便可延伸及擴大對「主體性」之探究。而「主體性」的問題，一直是近代哲學的核心議題，是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不可迴避的問題。